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卷之再目錄

安成　楊霖竹馨訂正
　　　吳雲舫翁林閱

高禖

蜡祭

五祀

類禡

古今釋疑卷之五

合山方中

明堂圖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明堂太廟	明堂右个 總章左个
青陽太廟	太廟太室	總章太廟
青陽左个 玄堂右个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總章右个

明堂制度

論明堂之制者多矣然諸儒所爭而不决者不過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考工記是鄭玄輩所執也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是蔡邕輩所持也要皆各是其說互相非毁豈確論乎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有夾窻殷人重屋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以明其同制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此據明堂位。明堂。明政教之堂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月令曰。天子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

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此呂不韋之說。鄭氏謂每月就其時之堂。蓋據此也。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十二堂。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在近郊三十里。應劭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

曰陽館。周曰明堂。明堂八牕。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公玉帶曰。黃帝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此卽所上漢武者也。康成曰。戴禮所云。似呂氏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

實同。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其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攷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

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北史李謐曰。考工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大戴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蓋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象。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

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故驗之五室。則

義明於考工。校之戸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

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

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新唐書禮樂志曰。明

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

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

爲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

者。至于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

象之類以爲倣象而衆說亦不完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饗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貞觀中豆盧寛等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爲非魏徵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者多同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禖

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奚足信哉且門有皐庫豈施于郊野謂之近在宮中也陳祥道禮書曰天子路寢見于書惟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鄭康成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謂之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矣。王者迎五氣。則于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閒。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政。不爲過也。其言四時乘異輅。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夫車旗之飾

見于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于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鄭顯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改絳。非古制也。朱子曰。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舊典。未敢必信也。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

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葢明堂只

是三間九架屋耳。楊信齋曰。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

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考工之言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葢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日。常次以帷幕幄帟爲文。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如朱子所謂隨其時

之方位開門是也履按諸儒所以辯者五室九室十二堂之不同曾知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工大戴月令未始異乎一屋九架謂之九室可也九架五方謂之五室可也九架三楹何不可各面呼為三間謂之十二堂可也至辯明堂宗廟路寢異實同制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此則不悟朝廟通稱故分地安名既失而合為一處亦非也嘗聞之老父矣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後此乃分別

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於廟中。以朝諸侯。若以廟爲宗廟之廟。木主在上。則天子永無負依南面之日矣。士禮迎於廟門外。即聽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月令惟南曰明堂。豈非嚮明之謂乎。齊有泰山之明堂。猶行在所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

同小異。隨時增損有之。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與教之官。艸艸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抵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

明堂配帝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豈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

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通典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

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

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葢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

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一五帝。漢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帝。唐武后合祭天帝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

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

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又曰。按周人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矣履按祖宗時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為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是郊祀宗祀為一禮也其亦義起之者歟嘉靖十七年始定明堂儀南郊大祀殿為大享殿以祀昊天上帝將大享殿未成乃于

大內之玄極寶殿行禮。奉獻皇帝配焉。隆慶元年。禮部會議曰。明堂大享。每歲禁內之玄極寶殿。遣官行禮。未嘗親詣郊壇。況以睿宗配享。似于周人宗祀文王之義不協。遂罷之。而明堂之禮廢矣。

祀后土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左傳凡祀啟蟄而郊。疏曰。鄭玄著書。多用讖緯。言地祇有二。唯鄭玄立爲此義。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聖證論。引群書以證之。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

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

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位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亙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

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

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造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旣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

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只言社卽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看來亦自有方澤之祭。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

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旣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葢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汩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履按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

祭崑崙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所謂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爲同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爲宮。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祇。則爲壇於北郊。名泰折。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繒。幣經無文。據牲用黑。如當從其色。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宋政和四年。禮制局言。祭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

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于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爲宮。至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禮地。蓋施于薦獻時。與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神之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于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也。馬端臨曰。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祀郊

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於北郊。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爲泰折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爾甚矣。履按鄭氏之說。曹魏始遵用之。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

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地之祇。往往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土之與地祇。果可分而爲二乎。迄北齊始用崑崙神州之名。而神州猶是從祀。唐開元二十一年。遂以立冬別祭神州矣。宋則因之。至明乃革。

大雩

雩有二。有孟夏大雩。有因旱而雩。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雩祭旱也。禜祭水也。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楊信齋曰。按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所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

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而郊之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宅祭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鄭註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其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于四郊。則有五帝之位。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其義何居。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葢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盛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故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

為壇于南郊之傍其說蓋有所受也愚按自鄭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王仲丘奏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是猶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誤也且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

求陰。而移壇于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于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禮。皆非古也。明嘉靖中。始建崇雩壇于圜丘之旁。以祀天禱雨。歲旱則于季春之末。禮部奏請行禮。蓋二雩合而爲一。所謂大雩者。猶大旅大饗。而吳幼清孫明復胡康侯皆云。春秋書大雩。乃惡其僭天子之禮。故特謂之大。誤矣。

五帝

馬貴與曰。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畤。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也。

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

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者或爲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朝日夕月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爲大祭。分爲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

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輕則用少牢。拜日于東郊。禮
月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特牲大報之時。掃地
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宫祭日。
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于地也。陳氏禮書曰。古
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
祭日于東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于
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

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于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

藻朝日于東門之外注云朝日于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所謂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

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也。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因禜而祭也。[illegible]按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于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時薛靖論曰。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

朏。此尤無據。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illegible]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交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矣。後周于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于西門外爲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宋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明初。于大祀殿丹墀中。壘土爲臺。東

西相向。以祀日月。罷朝日夕月之祭。至嘉靖九年。用夏言議。始改建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用二分行禮。朝日壇以甲丙戊庚壬。間歲一親祭。夕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之。

六宗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訓釋互有異同。孔光。劉歆。以爲易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伏生與馬融。以爲天地四時。梁崔靈恩取之。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云。所祭者六。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者也。李郃取之。古尚書說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

澤宗。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孔叢子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親宗。孔安國因之。王肅取家語之文。與孔注同。肅又以爲六子之卦。劉歆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摯虞以爲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

六宗之神也。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張髦以爲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王安石取之。司馬彪云。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後魏高閭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朱子書說。則取祭法。履閒之老父曰。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

川群神。此似爲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之二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葢五行而二水也。

祭四方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康成注曰。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注曰。四方。謂四望也。大司馬秋祭祊。注曰。祊。爲方。聲之誤。當是祭四方之神。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從先鄭之說曰。四方百物。八蜡也。祭法四

坎壇。祭四方也。注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
月令。季秋祭禽于四方。注曰。四方謂四方五行之神
也。陳氏禮書曰。鬯人叙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叙
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師
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
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
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初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
祀。葢兼上下之神也。楊信齋曰。詳考諸說。惟四望爲

近。葢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廵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

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按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也。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

謂王社。或建於太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于太社之西。于義或然。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

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

得立社。然禮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履按既立太社。又立王社。各有其義。而周禮祭社稷。春祈秋報。禮物樂舞。未嘗有二社之分。漢魏而後皆立二社一稷。漢曰官社。魏曰帝社。蓋倣祭法王社也。而漢平帝唐睿宗復立官稷帝稷。蓋倣王社之稷也。雖倣周制。究未明並立二社之義。魏孔晁曰。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群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

駮劉喜曰祭法爲群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群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使群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晉傳咸曰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王肅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不自立之于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

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祝。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明典。惟建大社大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埋石主于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祭時奉大社神牌居東。大稷神牌居西。俱北向。歲仲春

秋擇上旬日行禮。禮時爲大。固不必倣周之王社。而立帝社帝稷也。祝欽明以先農爲帝社。齊武帝以太稷爲稷社。豈非臆說乎。且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殊失北牖苔陰之義。而齋宮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行禮。其乖禮甚矣。

社稷配祭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預言是。神農世諸侯。國語左傳。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郊特牲疏曰。社稷之義。先儒

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爲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

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
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
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
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
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
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
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
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

藁秸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取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旣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絕

故云配同姓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

鄭自相違戾。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神爲地祇也。朱子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

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説爲長。伏按洪武中。乃罷句龍后稷之配。而以仁祖配。仁宗即位。又奉文皇帝配。蓋起于張璁之議也。

祭地祭社之異

胡居仁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地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失之矣。黃澤曰。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

戴皇天。履后土。楚后土卽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

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

四望三望

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

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葢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

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廵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其說爲是葢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望非兼上下之

神可知也。馬端臨曰。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岳瀆。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泰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泰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于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袪群惑遂使

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而光武讀河圖會昌符。乃詔梁松按索讖文。則不及梁武遠矣。屢按司馬彪崔靈恩袁宏等。亦皆論封禪之非。然不過以爲功德不盛。不可登封。繼世之君。不聞改封。玉牒石函。不合古禮而已。故前世論者。莫善于許懋也。嘗歎韓愈儒者。身任

周孔之道。而潮州謝表。乃請憲宗封禪。以服寡。遂進諛言。又何怪乎王欽若蔡京小人輩之媚其上乎。

高禖

月令曰。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玄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爲禖。神之也。疏曰。按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媒。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

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朱子生民詩集傳曰。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姜源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楊氏曰。高禖事。當以毛傳及朱子集傳為正。宋高宗時。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源履巨跡之拇。以歆

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爲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源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覼縷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誕禨祥。併爲一談。至北齊妃嬪參襲。贖而不蠲。去禮逾遠矣。履按蘊洵曰。吞卵履跡。皆出于史記。馬遷葢因玄鳥生民之詩耳。而毛公之

傳以玄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則起于信遷矣宋徽宗時祀以高辛氏而簡狄姜源皆從祀豈非惑于馬鄭之說耶

蜡祭

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鄭玄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王肅則分猫虎爲二不數昆蟲沙隨程氏曰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我者也非祭昆蟲也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

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醢薤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履按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則臘亦謂之蜡矣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蜡與臘固一也而注疏

復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于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因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巳也。周蜡於十二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蜡同月。孔穎達曰。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

蜡也。又曰。月令[illegible]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今按開元禮曰。臘日蜡百神。則臘蜡同日矣。宋以戌日為臘。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和峴議曰。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取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饗宗廟。傍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際。以

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祭。益禮官之失也。玉燭寶典曰。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禮書曰。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于五行之說。高堂隆謂盛日爲祖。衰日爲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

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明禮于四孟享廟。戶竈中霤門井。分五時。又于歲暮享廟。命太常少卿。兼祭五祀于太廟丹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蜡祭缺焉。

五祀

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于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爲七祀。鄭注司命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而左傳見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馬融主之。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

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于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于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陳祥道曰。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

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于五者。不特所祀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通典曰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祀行記之誤也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祀井是也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是按宋之七祀全用祭法朱子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陛之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程子

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楊愼曰井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馬端臨曰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

嘗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葢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葢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能合處。則以爲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

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
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
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
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
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
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卽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
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履按朱文公家禮。不載五
祀。丘文莊特補竈祀。有祝文。以歲暮舉行。因于俗也。

會典亦無大夫祭五祀之禮。惟天子及王國祀之。立春祀戶于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于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于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于大庖前。南向。可謂得宜。但祭則遣內臣。王國正月初四祭戶。四月初一祭竈。六月戊日祭中霤。七月初一祭門。十月初一祭井。亦遣官也。餘冬錄云。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天地內

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不可之大者乎。又鄭玄注月令祀竈。引禮器竈者。老婦之祭。謂祭先炊之人。杜佑信之。按許慎曰。竈者。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者。非老婦也。蓋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孔子譏臧文仲之失禮。爲盆瓶老婦之所祭。非祭老婦也。豈有帝王五祀大禮而祭一婦人乎。東觀漢記。遂有附會陰氏之說。可笑也。又按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鄭沖云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而漢唐亦未有分用脾肝于

俎之說、至宋元豐始行之、通典曰。五祀者。所以報德也。夫以天子舉報德之祭、而俎僅一牌。毋乃以少爲貴乎。明則皆祭以少牢。不取呂說也。

類禡

陳祥道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肄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候。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

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瘞埳。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儀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馬貴與曰。按昔天子之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

而後。只于平時教閱之際。行講武之祭。至若征伐。則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古今釋疑卷之五終